

慢
春
风

®



慢 春 风

(下)

清枫聆心
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
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慢春风 / 清枫聆心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
2018.2
ISBN 978-7-5162-1530-2

I. ①慢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42412 号

图书出品人: 刘海涛
图书策划: 谭 军
文案统筹: 高文鹏 崔 一
责任编辑: 翟琰萍

书 名 / 慢春风 (下)
作 者 / 清枫聆心 著

出 版·发 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地 址 /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(100069)
电 话 / 010-63055259 (总编室) 010-63057714 (发行部)
传 真 / 010-63055259
<http://www.npcpub.com>
E-mail: mzffz@npcpub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开 本 / 16 开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
印 张 / 17.5 字数 / 234 千字
版 本 /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/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62-1530-2
定 价 / 49.80 元 (全二册)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 录

第二十七章 搁浅死船 / 001	第四十一章 重返苏州 / 138
第二十八章 自荐为妻 / 011	第四十二章 大戏开锣 / 147
第二十九章 老马失蹄 / 019	第四十三章 引狼入室 / 158
第三十章 青河心事 / 028	第四十四章 唯我独活 / 166
第三十一章 翩翩其吟 / 037	第四十五章 养兄送礼 / 177
第三十二章 风水轮流 / 050	第四十六章 即刻回转 / 189
第三十三章 撒网等鱼 / 059	第四十七章 归家时节 / 196
第三十四章 旧景曾谙 / 067	第四十八章 沦落刘府 / 204
第三十五章 一鸣惊人 / 077	第四十九章 葛巾之谜 / 213
第三十六章 真假如戏 / 085	第五十章 秘密财富 / 223
第三十七章 不速之客 / 098	第五十一章 步步围局 / 234
第三十八章 以画换命 / 106	第五十二章 夏落青河 / 247
第三十九章 羊入虎口 / 118	大结局 / 257
第四十章 背水一战 / 129	番外 / 260

第二十七章 搁浅死船

砰砰砰！有人拼命拍打着外门，连内园的他都听得见。赵青河一个箭步跨出屋，看天色就知太早，只有他能开门去。他走得并不慢，但那门越发大声，哐啷哐啷又要坏掉的动静，让他不由来火，开门就冲敲门人低吼：“谁啊，大清早报丧？”

董霖两道眉毛发红，狐狸眼全无风流倜傥，头发还散一捋蓬一簇的，袍襟都没拢好：“赵青河……赵青河……”他双手要往赵青河肩上放。

赵青河一闪，任董霖踉跄进门里，倚着门板冷眼瞧他：“大老爷们，有话就说，要命就拼，别动手动脚千呼万唤的，爷我不搞断袖。你可拍坏我家一扇门了，怎么，还拍出念头来了？”

董霖骂：“断袖个鸟！你想断袖，我还不肯呢！袭击你和苏娘的那只船，估计找到了！”

赵青河原本困顿的双目一凛：“在哪儿？上面的人……”

董霖也正经了颜色：“通往杭州的主河支流，浅滩上搁了一条漏底的货船，一舱的死人，文书描述与你报的案相合，我已经跟知府大人禀报，今日就出发，你跟我认船去！”

赵青河大步往内园走：“等我一刻。”

夏苏站在拱门那边，晨风轻吹披肩乌发，容颜似雪，又带桃花的粉澈，道：“我也去。”

董霖眼睛发光般赞夏苏：“白光之下，妹妹更好看啊。”边说边偷瞥赵青河，见他身形不顿，暗叹自己勾他嫉妒失败，“但我和青河去看凶船和死人，不是游山玩水。”要拒绝。

“跟去可以，路上却不会因你是姑娘家就特别照顾，更不能拖慢我们

的行程。”赵青河又打断董霖，对他道，“苏娘当日也在船上，或可帮忙。”

夏苏立刻转身，碎步子，人却去得飞快，好似一方被风吹起的白帕。

董霖即便见过夏苏的轻功，仍会为之惊艳，正想开口再赞几句，却让赵青河一记冷眼瞧闭了嘴。原来不是他勾不到嫉妒，而是有人当着夏苏的面，要坚持大方形象。等两人都走了，董霖才想起自己急着来报消息，行李也没收拾，实在不用纠结“一刻后就出发”这点。他犹豫要不要进园，又怕赵青河吼他大清早扰人清梦，这么过了好一会儿，忽听身后门响，转脸一看，嚯！皓雪肌肤明眸善，樱花纷落如云来，真能让大雁掉下来的大美人。

大美人微蹙眉，轻斜流云般的乌发，似因他的陌生困扰：“你是……何人？”那声音，似莺声出谷；那模样，似夏湖之莲。听之心动，入眼欲摘。

“敢问小姐芳名啊？”董霖自觉有点精神恍惚。

“放肆，我家姑娘之名是随便说与你听的吗？”大美人身旁一小美人，却是丫鬟的装束，眼睛精明打量着董霖，“你不是青园的人，却为何在此？”

“你家小姐不说，我自然也不说。”美人养眼，君子小人皆爱看，看着悦目，又不用交钱。

大美人气质出众，非狭隘丫头可比，落落大方行浅礼：“小女子姓岑，与三哥比邻而居，适才听闻撞门声，特来看一看。”

大美人，小美人，还有几个手脚粗壮的仆妇在后，好似真来助阵一般。董霖听到岑姓时，心里一点迷茫恍惚也没了，眼底刹那沉静，嬉笑浮于表面：“原来是岑姑娘，久仰了，青河从前常提起你。”咦，这姑娘的脸皮这么薄？说红就红？

“在下董霖，青河好友，粗人一个，拍门也没想到惊扰邻居，下回一定留意，岑姑娘走好。”

当年赵青河迷岑雪敏之时，他只听，不表达意见，却觉岑雪敏的姨母固然爱贪小便宜，但叫着三哥、对赵青河一直温和的这位，也有不对之处。不喜欢，就不要黏黏糊糊。况且，她姨母收了赵青河那么多好处，她难道真一无所知？总之，董霖对岑雪敏的好感度极低。

岑雪敏却似没听出赶她之意：“你们要去杭州？”

董霖心里又疙瘩起来，语气明显讥嘲：“岑姑娘耳聪目明，瞒不过你。”别人家的事，她管得是否太多？

岑雪敏仍是白白的一张脸，表情天真美好：“董公子莫怪我多管闲事，若非听仆人提到你们要去杭州，我也不来这趟。”

岑雪敏的声音这才有稍稍委屈：“昨日大太太才答应请三哥陪十一娘和我去杭州杨家，一来看看九娘，二来还能逛西湖……”

明明岑雪敏的语调挺自然，董霖却汗毛直凛，暗呼吃不消这种娇弱，一连往后退了几步，摆着手道：“岑姑娘不必跟我唠家事，我管不着。你要找的人在里头整行李，我也不进去了，你帮我传个话，告诉他不急着出发，今晚酉时的船，我准点在北城码头候着。”

说罢，他就跑出大门，上马急催，等驰远了才自言自语：“赵清河，不是我不够义气，俗话说得好，好事要多磨，今后才长久，你会感激我的。”

赵清河听岑雪敏传话的时候，心里却没有半点感激之情，恨不得立刻去暴揍某人一顿。

“……三哥，这样行不行？”岑雪敏杏眼清澈，向对面的人们友好微笑着。

赵清河一见岑雪敏的时候，就把园子里的人叫起来了，也不让她和她的丫鬟进屋，就在园里，站得远远地说话。所以，这会儿岑雪敏面对着泰氏夫妇、乔氏一家，还有大驴。

“什么行不行？”赵清河光想着揍人，没仔细听岑雪敏中间那段话。

大驴凑过来，想在少爷耳边提醒，却被少爷推直了，只好大声道：“岑姑娘问少爷，能否带她和十一娘一道去，她保证不耽误咱们上船。”

赵清河本想说不能，心思转了又转，出口却是：“能，只要大太太同意，今晚酉时一刻出发，自己到码头去，我过时不候。”

“谢谢三哥。”岑雪敏笑得很甜，换上丫鬟走了。

赵清河不看岑雪敏的背影一眼，将大驴、乔生、乔连叫进正屋，半晌没出来。倒是夏苏换过衣服整理好行李，一出屋就让泰婶和乔大媳妇拉着，唠叨这事。

“不知打什么主意，非要跟你们一道去杭州。”乔大媳妇来的日子尚

短，对大宅子里的那些事，仍处于摸索。

“我看哪，保不齐已知大老爷和大太太的心思。”泰婶的怀疑显然不输给那些老谋深算的人，“少爷要是认了赵家，就是长子长孙，大老爷当初给四公子说的娃娃亲，就顺理成章成说给少爷的了。这么着，少爷娶有钱家的小姐，四公子娶有地位的小姐，富贵全齐，双喜临门。”正月十五那日，赵大老爷来园子里提起这件事，泰婶已经去了广和楼，却仍能猜得八九不离十。果真，家有老，如有宝。

夏苏再想到自己的迟钝，过了那么久才明白，大太太与岑雪敏说对不住，与赵四郎婚事不成，还把自己也叫上的那回吃饭，其实大有暗示自己本分的意味，尤其最后赵家长子长孙的婚事“势必要门当户对，就算高攀，也得是赵家高攀”这句话，如同为她量身定做。赵青河若成了赵三公子，干娘与她说过的事就可以不作数了吧。夏苏笑了笑，没有沉心之感。

“我在屋里听到了岑姑娘的话，也未必是打什么坏主意。她和大太太确实提过去杭州的事，加上十一娘和九姑娘是亲姐妹，想去看看姐姐嫁得好不好，而我们本就打算四月到杭州访友，大太太便想着凑到一起出发，人多好照应。可如今我们突然要提前走，岑姑娘来议，实属情理之中。”其实，一颗心早已沉底，她认得清自己的命运，只求今生远离恶魔，平静度日。婚事且随缘吧，实在做不到积极进取，单从这一点来说，她还是挺佩服岑雪敏的果断。

不知是岑雪敏口才好，还是大老爷和大太太想借此机会将娃娃亲坐实，决定这般仓促，却也没有半句反对。这两位长辈将赵青河和夏苏叫去，分别嘱托一番。

夏苏不知赵大老爷吩咐些什么，自己则承载着大太太的千叮万嘱，因她年龄最大，要她当个长姐，出门在外，多多照顾妹妹们，一切以名节礼数为重。好在她个性偏私，对很多事情都看得淡然，一耳进一耳出，对大太太那些让赵青河和岑雪敏有机会多处的暗示，直接当作没明白。她对自己的婚事没打算，却也无意当别人的红娘。

夏苏和赵青河到码头时，赵十一娘和岑雪敏居然比他俩还早，已在船下等着搬行李了，而正同董霖说话的人竟是赵子朔，令他俩皆吃了一

惊。赵青河低咒：“两个娇滴滴的千金还不够麻烦，再来一位公子哥儿。不信我，就别让我带着。”

夏苏自觉理解赵青河这话指赵大老爷，就说句公道话：“赵子朔跟船其实是好事。你这个尚未正名的赵家公子，加上董霖是外人，照顾两位待字闺中的大家姑娘，有点事都说不清楚。”

赵青河垂眼藏了笑意：“妹妹别落下自己。”

“我是小门户里的。”夏苏慢摇两下头，引用赵青河早前的说法，“大户人家的规矩放不到我身上来。”

“可在我眼里，妹妹比哪家名门姑娘都贵重。”赵青河眼底认真被笑意遮掩，看着只是说好听的话。

他的口无遮拦由来已久，从明化暗，从暗化明，夏苏都适应了，不会再轻易脸红，白他一眼：“那是。我这会儿若抽身，别说工坊和搬家，你得回去求大老爷给你一份差事做，从此抬不起头，要一直当孝子。”

赵青河想掐她脸，最终改从她身后拉发梢，不落对面那些人的眼，沉声笑道：“啧啧，这牙又尖了，只是妹妹别忘记，我可早把你当成摇钱树供着呢。”

他的这些小动作，她都习惯了不挣扎，横竖对方皮太厚，已是钉子敲不进的地步，夏苏转而问道：“你打算带他们看沉船死人？”

“我傻吗？”赵青河笑侃的神色忽然敛沉，“到时找个码头停靠，咱们跟董霖办事去。赵子朔当真来得好，在家带孩子吧。”

夏苏看着那位谦谦公子，不由说道：“这都快开考了，听说赵六过年没回过家，赵子朔却还悠哉，真是人一聪明就省好多力气。”

赵青河双眼幽深，看不出他所想。后来赵子朔的说法，算给夏苏解了惑。原来并非天才倦怠，而是王爷舅父来函让赵子朔早些到京师。赵大老爷说，十一娘要到杭州，让他索性一道坐船，再从杭州入京，一来顺路照应，二来可以和赵青河培养一下兄弟感情。

当然，后头这话，赵子朔没有透露。

不说京师有赵氏的老宅老仆，王府也随时欢迎外甥住，赵子朔无须

带太多行李，除了随身带些书看，也就一路上的换洗衣物，且早做好出门的准备，箱子一抬便能走。

穷家背家当，富家轻装行，正应此情此景，却让夏苏想起当年一件破衣服舍不得丢，大包小包投奔赵府的情形来。

虽然多了不请自来的人，一公子俩小姐，以及旅途照料他们的仆婢随从十二三人，搬行李，安排住舱，闹哄哄好一阵，船最终却没有耽误太久，子夜前就驶入大河，往杭州行去。那时，夏苏的心思还很简单，认船认尸找线索，再到杭州看赵九娘，游一游西湖。

苏杭水路畅通，快行也就一日余，只是今年雨季早来的缘故，急流增多，尤其夜间多险，故而赵子朔提出只在昼间行船。赵清河看过地图，那条支流就在赵子朔提到的码头附近，心想正好，怎能不同意？

于是，出发的第二晚，船在一个挺大的河镇歇脚，赵子朔带了十一娘和岑雪敏上岸用膳，赵清河说晚些时候就与他们会合，却同董霖、夏苏和乔生，换乘小船，上支流找浅滩去了。

董霖笑赵清河骗死人不偿命。赵清河却道：“骗又如何？我已告诉船大，最迟明日下午，一定回转。想那赵子朔又不傻，不可能一直等到天亮，只要回船便知。我就烦他问得仔细，‘说来话长’四个字打发不了。”

赵清河这回急着出来，也没对赵峰夫妇交代清楚，理由几乎敷衍，说什么难得知府大人肯出借官船，过了这村没这店。赵子朔却不知从哪儿听说董霖有官务在身，上船后就问起了，也不受糊弄，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坚持。

如此一看，在倔强这点上，赵峰、赵清河和赵子朔的血缘关系就凸显了。

“要说烦，哪有你烦？苏州那几桩小偷案，都是你烦得我受不了，才重新翻出来的。”董霖忆及尚不算旧事的往事，扭头跟夏苏抱怨，“这位老兄总说有疑点，这不对，那不妥，让知府大人起先恨得牙痒，偏偏每回结案后还有后续，搞得如今离了他都不行，大人真是……”怎么说呢？

“对我又爱又恨。”赵清河一针见血。

董霖一拍大腿，喊道没错，然后就搓起手臂，浑身抖两抖：“你恶心自己就行了。”

夏苏看两人说话堪比杂耍，扑哧一笑。

“到了。”乔生却从船头传声。

夏苏慢慢走上去，这夜运气不错，只是轻雨，因此火把不散，摆得出一条长龙，照亮浅滩上那只歪歪斜斜的破船。她一下子认出，正是那伙贼人的货船。

上了岸，两汉过来，皆穿捕衣，其中一矮敦汉说话老大不客气，却透露和董霖熟识：“你小子再不来，我可就回衙门了。”

“算了吧，老郑昨日一早就跟我报了信，虽是你们杭州府地界，但此地离我们苏州更近。我便是耽搁了一会儿，你也没比我早到多久，回甚衙门。”董霖嘻哈拉来赵青河，“林总捕，认个脸，他就是赵青河。”又招呼那个老郑。林总捕是杭州府总捕头，老郑是管辖这片的县衙捕头。赵青河抱拳，该讲礼时，从不含糊。

“你就是赵青河？让苏州知府大人给咱们大人发函，要求巡船和码头严加搜索，料定贼人走这条水路。听说，苏州的行窃凶命案也是你破的。”林总捕回抱拳，满目欣赏，“久闻不如见面，当真是条顶天立地的好汉。到我杭州府来，我让你当副总捕，怎么样？”

董霖连忙挤进，冲林总捕喊：“想都别想，赵青河是我们苏州府的！”

夏苏虽知赵青河挺受欢迎，却不知这么受欢迎，偷眼瞧他。

赵青河没有半点得意，只问老郑：“郑捕头，死人不在船上了吧？”

老郑点头，示意他们跟自己走：“这片本来船就少，先前还是冻住的，前些日子融了冰，才有船只走动，前夜里有船夫来报案。船底漏水严重，要不是水密隔舱，再加上老天帮忙，雨期水流变得快，让船搁浅，沉下去还找个鬼！尸体，呸，也不是尸体了，多数烂剩了骨头。”

赵青河忽然停住脚步，对夏苏道：“妹妹别跟着了，原本还想你认尸，都烂了，应是没什么可看。若有需要，再唤你。”

林总捕和老郑这才发现赵青河身后居然有个姑娘，一齐惊讶。林总捕脾气稍急：“嘿，稀奇啊，我经办那么些凶案，少见姑娘家往前凑的。这谁啊？”

董霖见缝插针捣乱：“青河他媳……”脑后突然被轻扇一记，左右转，却没见“凶手”，只有夏苏静立在侧。董霖见识过夏苏的快，一吐舌头，

马上改口，“青河的义妹夏姑娘，那日也被劫持到船上去了，所以带她来认一认船。”

身为经验丰富的捕头老大，自然不会漏过前头四个字，冲赵青河也笑得不怀好意：“义妹啊，和你这个义兄般配，有江湖女儿的果敢无畏，能跟爷们上刀山下火海，比起会煮饭就嚣张起来的我家那口子，真是天地之差。”赵青河随林总捕调侃，只是笑，不承认却也不否认。

夏苏要给自己正名，四个男人倒似有志一同，步子一下子拉开了，只有乔生留下。

“你不去？”夏苏的负面情绪来得快去得快，总不能因这些人的玩笑话，和自己生闷气。

“少爷说了，不能让姑娘一人没有保护，你留，我留。”乔生是赵青河的好帮手，和乔连一样，拳脚功夫与日增进的同时，脑袋也好使得多了。

夏苏朝船那边张望，看到地上罩着一大片油布，就知下面是死人骨头，虽说不畏惧，却终究有些嫌厌，调转开目光。浅滩不远是大片农田，显然附近就有村庄，除了十来名官差，还有看热闹的百姓，距前夜已两日，所以人不多，三三两两，或蹲在田埂上说话，或背着农具经过，亦有小孩子的声音。

夏苏的目力和听力在夜间极好，忽然留心到野林边上一人，戴着大边草帽，不远处的火把根本照不出他的样貌，而身旁一匹高大青骢，听得到它蹬蹄喷气，似刚赶完急路。她正想看看仔细，却被董霖大肆的呕吐声一时分了神，再回眼看，林边已无人。

过了半个时辰，赵青河才回来：“照衣物和武器来看，是那伙人不错。”

“那个胡子也在里面？”夏苏看一眼脸色发青，坐在滩上表情颓唐的董霖。好好的师爷不当，非要亲自管刑案，受打击了吧。

“我瞧见他的刀鞘还挂在腰，即使看不出脸。”比起吐得腿软的董霖，赵青河神情轻松，好似观景游客。

“他们怎么死的？”夏苏庆幸自己没去。

“乍作验尸之前，我还不好确认，但骨架基本保存完好，没有人为砍折的痕迹，皮肉尚存的地方也全似自然腐坏，据下巴骸骨，下颚和上颚的张合度，应无挣扎或大口呼吸，加之部分骨色呈青乌，推测遭人毒杀

后再沉船灭尸。这等程度的腐坏，说明这些人约莫当夜上江面后就被干掉了，而且极可能是船上的某人下手，才做得到神不知鬼不觉，掌握天时地利。只是那人再怎么聪明，恐怕没料到今年雨季来早大半个月，水流湍急改向，能把沉船重新卷上了这处浅滩。有时，不信天命都不行。”

赵青河说这番话时，林总捕听得一字不漏，眼珠子瞪得倒大，语气不自觉质疑：“猜猜谁不会，重要的是证据。”

“那就得辛苦忤作数数骨头了，看看有没有少个人。”赵青河淡笑回应。

夏苏问：“你同他们面对面打过一架，可还记得缺了哪个？”

“妹妹高看我了，我可不是过目不忘，那晚又只顾保命，除了胡子和他身边的两三人，其他的脸实在想不起来。”赵青河不夸大自身能力，“若那人还是上头派来监视胡子的，只怕连胡子都不知其身份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皆因胡子擅自为冯保报仇，事后不但没杀了我俩，反而还暴露更多情报，才被灭口。妹妹和我，要对这群人的死负点责任哪。”

夏苏却冷然回应：“胡子说过，敢走这条路，脑袋别在裤腰上，绝不怕死。他们既有这等觉悟，想来化成白骨也无怨无悔，无须你我抢责任，一点点都不用。”

赵青河笑眯了眼：“妹妹说的是，可惜船上没有搜出半片古董字画的物证能让你过目。”猛然睁起眼，“老郑，你确定船里的东西都在滩上了？”正在嘲笑董霖的老郑频频点头。

“我可能猜错了，也许没猜错，但绝不止一人犯案，还有卸货的接应点。林总捕，请你让人描下船样，派人沿河打探，是否有人见过两船在河面交接，或此船靠过岸，码头也可能。”赵青河道。

林总捕对赵青河的话十分信服，忙去吩咐忤作和手下人做事。

“妹妹可还记得前日夜里，鲁七媳妇切实说过把画换回来了吧？”赵青河问夏苏，眼里仿佛沉千丝万缕，等着连线。夏苏说声是，却不解其意。赵青河沉默好半晌，忽然对董霖喊，“回了。”

董霖状态不佳，但比夏苏好奇得多，软手趴脚挪过来，问得起劲：“这就完事啦？有线索了没？到底谁干的？那么没人性！”

“你特意跑来，就给我带路，还是呕吐？”赵青河反问完毕，作答如

下，“我只来认船认尸，所以一点没错，就是这船上这些死人劫持我和苏娘。他杀、自杀、事故，要由你们官家人操心。”

“我是头晕，又不是耳聋，你刚才交代林总捕的话，还有问苏娘的话，我可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有所发现就赶紧说，不然老子强行征召你当衙差！”董霖威胁。

赵青河不再逗他，一耸肩：“算不上重大发现，还是一贯瞎猜。主谋就在苏州，到底有几成把握，要等苏娘的判定。”夏苏一怔。若是别人这么说，她不会当回事，然而赵青河的猜测奇准，并非无依据胡乱臆断。

林总捕见赵青河要走，赶紧又过来：“怎么都不给我说话机会？你们让我查人口失踪，我自己的地界还没眉目，扬州那边倒传来了消息，证实那些被拐卖的女子说了真话。其实这两年出了不少瘦马失踪的事，各家妈妈一开始以为受不得苦跑了，那些姑娘多又是从老远的贫乡穷县买来的，谁也不愿再追到她们家乡去，更没想跟官府打交道，如今一知道是被人贩子拐的，个个嚷嚷花了多少银子养出来的，非吵着要把人讨回去不可。”

赵青河点了点头：“这些人做的虽是无本买卖，有一处相通，都是奇货可居，转手暴利。依我看，那几个救出来的小孩子还要耐心些问，官差也不要再在江南附近，再往更南方寻查，许有富户家里走失了的。”

唉，两三个月就这么点进展，老牛拉车的速度。

“这怨不得我，那几个孩子中最大也就八岁，要么哭，要么不吭声，问不出一句完整话来。”董霖表示没辙。

“送到千斤堂。”心才转，话已出，夏苏收口不及。

赵青河即刻明了，接过话：“葛绍妻带过一堆弟弟妹妹，肯定比你们这群凶神恶煞的大老爷们强。”

董霖心想，他一张讨姑娘喜欢的桃花俊脸，怎是凶神恶煞，但哄不了娃已是事实，皱皱鼻子应下：“那些女子怎么办？”

第二十八章 自荐为妻

按理，这样的事情无须请示赵青河，可董霖有点请示习惯了。

“想回哪里就送回哪里。”赵青河不觉得有何难办，当不当瘦马，未必都是自己的抉择，却一定是命运的抉择，他又不做善人，救了还管一辈子顺当，只能为他们再争取一回重新选择的机会罢了。

郑捕头又跑来：“如今缺官，还缺仵作，我们县衙没有专人验尸，刚才那位只是马医，平时胆子挺大，这会儿却让太多腐尸吓着了，比董师爷还‘厉害’，直接给我晕了。没了，他，兄弟们不敢随便动手搬那堆东西。”

林总捕低咒：“娘的，越是歌舞升平，谋财害命的案子就越多，衙门里的仵作老头趁势端架子。我跟他说命案，他却回我一句两个多月的死人不用当场验，搬回去多少是多少，他会看着办。”

赵青河一听，与夏苏说道：“这仵作老头不像端架子，倒像高手。妹妹恐怕要再等会儿，我去瞧一瞧，不懂装懂虽然要不得，懂装不懂也是假清高，何况是我一直追着此案不放手，劳他们兴师动众。”

“我是不妨事，但你还是把乔生带着，这等场面难得，他要跟你多看，才能多学。”夏苏又指董霖，“这人不是闲着吗？”

赵青河瞧董霖敢怒不敢言又挫败的土鳖样，但觉好笑，只恨没闲工夫嘲笑，带上乔生，同林总捕和老郑一道过去了。

夏苏也不理董霖碎碎念，撑着油伞，往田埂踱去。夜沉了，看热闹的农人已经走得一千二净，那个戴草帽的骑客也没再出现。也许只是偶尔路过的人，她如是想。

此时的苏州尚喧哗，即便郊区也有几分热闹，乔连在一家很小很破

的馆子独自吃酒。他是新客，而来这种地方的，多是老客熟客，所以他显得分外扎眼。酒馆老板是个精瘦的老头，编胡子，白头发一把抓在脑后如草窝，小眼睛贼精贼精的，但对人人会多看一眼的新客，他反倒视而不见，在柜台后面翻账本。

乔连喝完酒，也不叫伙计，自己走到柜台给银子：“这酒鸟淡，老板可有私藏的醇酒，贵一点也无妨。”

老头小眼上下打量：“哪来不知穷滋味的精小鬼，莫非馆子外头挂着广和楼的招牌？要好酒，客官进城找，小店伺候不起。”

乔连长得魁梧，肤色也黑，一笑森牙白齿，拿身板挡住，在台板上放一锭白花花的银元宝，压低了声：“俗话说得好，小庙才落天仙。老板放心，缺什么，我也不缺这个，事成之后，再给你一锭。”忽然拔高声气，“再给老子一坛好酒！”

老板小眼眯成了线，将银子往柜台下一扔，嘴上却吆喝：“放你娘的狗臭屁，我看你喝多了憋得吧，茅房在后头，自己撒泡尿照照去。”乔连粗口连篇，摇晃到馆子后头。

“哟，这位哥哥的身板惹人馋，老娘得夸夸我家那口子，让他今后多放哥哥这般的客进来。”素白的手搁上乔连的肩，紧接着身体也缠过来，原来这馆子深处有蛇寮。

此美人蛇寮，表面是夫妻店，丈夫却是摆设，做的是和青楼一样的买卖，但不向官府登记，也不缴税，是私寮。可不能因店小又穷而轻视它的攻击力，馆子里几个伙计，还有老板本人，都是会家子。而前头一有大动静，后头就闻风而逃。

乔连因而不动声色，任那女人带他进了屋子关了门窗，褪去遮不住春光的纱衣，上身不着一缕，坐到自己身上来。他跟着少爷开眼界，酒色财气全部沾过，早非抬轿子，看到姑娘就脸红说不出话的憨傻青年。大掌扣住水蛇腰，毫不怜惜地用力收紧，疼得女人变了脸色，他才嘻嘻笑：“这儿就你一个？哥哥我不能挑一挑？”

那女人乱扭腰肢，却始终挣脱不去，一时口没遮拦，抖出他想要听的话：“你想找不要脸的新寡妇，也掂量掂量自己的命。她吃男人的，为了财什么事都敢做，你不怕吗？”乔连暗道，果然不出少爷所料，鲁七的